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二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

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舜典之未備者今文

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

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

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

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

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

詩彈六

書傳一

二十

感速化於善而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

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

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

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

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

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

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

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

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

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

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
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
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
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
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
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
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
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
為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
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
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
艱者以此而意益曰吁戒哉做戒無虞罔失法度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
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
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

大八十一
小五十五

言傳一

三一

十一

精審也做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
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
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
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
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
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
所謂百慮也拂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
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
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
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
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
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
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
之間不可不輝明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
而不可不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不拂皆有以處
之不可不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
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
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
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禹曰於帝念哉德
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

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

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益言儆戒之道禹

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

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

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生五穀或

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

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聽

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

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食肉不飢

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

遂不寒之類所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

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

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

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

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

大六十八
小五十八
書傳一
三三

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

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

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

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

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

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

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

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帝

舜因禹言養生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俞地平

水曰平言

治

言

帝

帝

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年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禹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

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及弗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卷七十六

書傳一

二十三

注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
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
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
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
也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枯終
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枯終
可輕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
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則恐陷於非辜
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
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
之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
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
所疑則常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
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
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
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
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

小五十四

言傳一

三四

圭

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帝曰俾予從欲以

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

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帝

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

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水

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

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從

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

踐其言試功而能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

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不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拍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

大七十八
小五、六十四

書傳一

三五

圭

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不咨於眾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

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眾非君則何所

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位，敬修其所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願欲者，皆善

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君之天祿，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不得其一

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

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

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

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

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其

此元后之位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

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

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

等事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

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

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

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勳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誓自

此元后之位也

小司五冊九

言傳一

二六

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

大戴禮記

書傳

二十七

圭

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三旬三十日也以師

聽服也贊佐届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

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

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

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

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府河東縣仁覆閔

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

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

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

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

慝也祗敬載事也瞽瞍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

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
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
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
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日也格至
也言班師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
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
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
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
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
之下猶可以是以想其一時氣象也

皋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

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

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

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

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

也俞其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

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

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

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

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

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

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

○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

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

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

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

文命數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

皋陶比例立言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

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因禹之俞而

言數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

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

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

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

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
鱗者為親者諱也。○揚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
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
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

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

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

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

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其為可

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

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

恭者謹愿也擾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

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大司馬八
小司馬四

書傳一

三十

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
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
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矣哉。日宣三德夙夜浚
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
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

辰庶績其凝。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

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

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

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

象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大而

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

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在

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義皆在

官使以天下無廢事者良以下此也。治師師相師法也

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下此也。治師師相師法也

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

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無教逸欲

季成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無教逸欲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成也

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

諸侯不可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

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所能見及其

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

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

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知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

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

則天工廢矣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可不深戒哉

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

懋哉懋哉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

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

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一無間

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

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揚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不可

我若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

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上天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

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

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皐陶曰朕言惠可

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皐陶曰朕言惠可

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

曰。堯。堯。襄哉。我思曰。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

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

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

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謂帝以臯陶既陳知

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

書傳一

言傳一

三十三

劉子

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問答者蓋相與
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
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
包也山上陵下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
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橐也輻史
記作橐漢書作橐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
上標史記作橐漢書作橐以板為之其狀如箕
長半寸施之履下以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
之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
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
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
工可與也奏進也獸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
食與益進眾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
也九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之
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包其餘也
畎澮而不及遂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包其餘
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也艱難也水使
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使

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
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其民米食
日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
之貨又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
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
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
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也禹曰都
而巳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
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
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
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
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
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味於理而不
得其所以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

大司馬

書傳一

三十四

劉子

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
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
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
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
修無有不若則惟無作則天下無不
不重命而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用休美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
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
嘆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帝曰臣作朕股
而不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也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

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

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

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

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

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

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

也火取其明也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

取也取其斷也黼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星

為爾紕也紕以爲繡也日月也星辰也山也

龍也華蟲也六者繡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

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

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

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

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

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

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

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

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五章以龍為首鷩

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蓋

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八

音得也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

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

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

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

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

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當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

道爾當弼正其失爾毋

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

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

如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即舜所聖

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

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

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

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

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

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

與崇方。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

遠也。捷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

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

之官。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

憤發。工掌樂之官也。格。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

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

其憤排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

進之言。時而賜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

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

之教。無所不極。其至此。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

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

伯禹總。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

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

虞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

頡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厥世予劓若時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

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

象刑惟明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頡頏不休息之狀罔水行

舟如鼻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舜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舟朱好慢遊

大甲九十六

卷一

三十七

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

之豈以禹而不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傲戒

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舟朱之惡而不

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

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南

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

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

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

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

制也疆理宇內乃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

者故曰弼成也五千里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

也九州率之外迫於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

長而統率之也迫於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

如皆蹈行有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

夷皆蹈行有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

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弗率者則臯陶方敬

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

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卑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祖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比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

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鳥獸蹠蹠蕭韶九成鳳

凰來儀夏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也

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

狀六十八

禮記

卷八

華陽

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

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絲竹之管也鼗鼓

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啟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

推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

始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櫛敵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

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

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即鏞

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

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踏踏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蹠蹠

然也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見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

箭韶季札觀周樂見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

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所謂九變也。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虞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蹠蹠，來儀者乎？曰：是未。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蹠蹠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琴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凰，豈足疑哉？今按：季扎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其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

大十六
小十六

書傳一

三十九

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土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皋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

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

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
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
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
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
諧則人無不和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和可知矣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

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

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

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

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

大戴禮

書傳一

四十

圭

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

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

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

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

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

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

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

與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

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

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

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

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
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
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
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
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
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禹臯陶之
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學詩者當自此始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一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